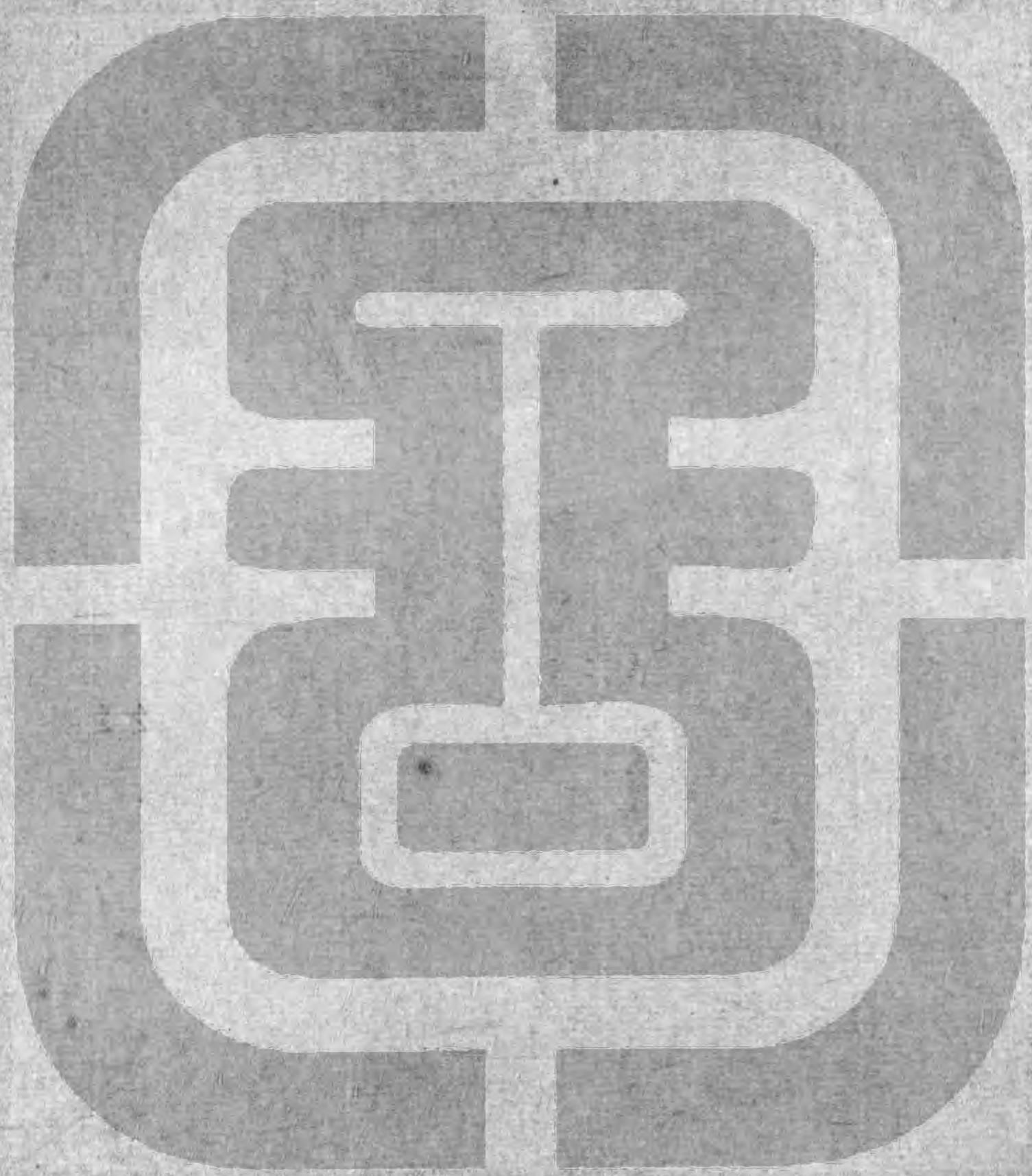


列傳四十二至四十六

游雅 高閭 游明根 子肇 劉芳 子廞 廞子騭 芳從子思祖 懋 坿鄭演 演子長猷

鄭羲 子懿 道昭 羲兄孫伯猷 先護 崔辯 子逸 逸子巨倫 逸弟模 模弟楷 高祐 孫顥 諒

崔挺 子孝芬 孝芬子勉 孝芬弟孝暐 孝演 孝直 孝政 挺弟振 從父弟元珍 從祖弟敬邕 族子纂 游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逸

魏書 十一

卷五十四至五十八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毀賦文多不載雅性剛簡好自矜誕陵猰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子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暈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

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顯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傷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眞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釐剔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揆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鑿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
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遞
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燠比誦熙周方文隆漢
重光麗天晨暉曜日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
之以仁教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偃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烏呈皓醴泉流液芝龍
蜿游鱗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厥豈
暮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
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寇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維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
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
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
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
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
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聚費千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
召羣臣議之閻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
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
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
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貢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
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
術自堯舜以來建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
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
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
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
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
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覬絶心利潤之厚同於天
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
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
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
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
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
亦謬乎詔從閻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
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
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
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益徹愼夫人席是其忠譖殺鼃錯是其佞若
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
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
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
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璱然可知高祖
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閒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璱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
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迹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
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
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慶四曰
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
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
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
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
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
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
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
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

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太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令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軼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善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處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簪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慶哲賛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言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絶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

應亨以五福則康于其邦答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施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資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傷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務有司依此施行後詔問與太常增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頒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閏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閻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還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眞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閻表諫曰

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王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者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蓋降而朏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壓大笮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肘胘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旦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戍旋施兵士挫怯夏　水長救援實難思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貲西有肘胘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亦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奮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

駕還幸石濟閻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
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
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
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
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
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
邑甫尒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
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
不見封禪今雖江尒不賓小賊未珍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
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
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荊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
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
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康清公幹之美
自大軍停輜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
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
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今存
勸兩修恩法並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僚參軍於治體不便表
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
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
閻璽書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
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

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籠金漢世榮貶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敗德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與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
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終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禀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荊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此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尒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
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
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
第國有大事恒遣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
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
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
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
祖初爲內秘[illegible]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
令遷散騎侍[illegible]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諫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
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
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
仕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
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
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
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
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憚懼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
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
山也肇諫曰朐山濵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
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
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粮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尒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違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

軍元文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
時群官莫不失色順貞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
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賻帛七百匹粟帝舉
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躭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
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自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
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俸祿而已
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
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
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
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
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
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
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
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
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寶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錄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寇盧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
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

後伯父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感感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王其始未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肅願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曜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壽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著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壽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晏群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卻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髽冠笄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笄且瓦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

則稱子事父毋鷄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毋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官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

可舛替校量禮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
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益有
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
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
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古宜在四門案王
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即覓瞻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
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
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潔寡欲
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王其中損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
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
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定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
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
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郊也鄭玄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孟夏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之郊也鄭玄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中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虞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餘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宰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嚴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料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祖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聲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間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又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

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

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廞字景興好學疆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詶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廞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

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歛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檢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檢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兄歛死粹招合部曲就克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隔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寵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粮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關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

纘子慚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慚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慚子猴於京師數年後以猴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以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扳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逆之曰劉生堂堂
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俊
莫不痛惜之贈侍節前將軍南泰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鈞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鈞弟鑒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
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丞鑒亦善士與和元
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
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粮竭固
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
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
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
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
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主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
史屬剌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
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
軍南兗州剌史時尒朱世隆等威權自已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
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
軍郢州剌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
意乃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
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遨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剌史
子褘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
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
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
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榮陽鄭演仕劉或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剌史薛安都謀內附
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
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剌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
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勳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
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荆州留蒲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孳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顯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九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僑然特立洗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終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嶷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羲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令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

中尚有珍奇親戚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虎幡慰勞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哉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超驅宋本作駈市負檐石宋本作石蟻聚宛城命不延刀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深壍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成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與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初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龍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之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榮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刋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收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兼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

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充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敘記當尒之年卿頻丁艱禍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
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尒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
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
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
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
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
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
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
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
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
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
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蠢尒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
停鑾佇蹕留心興[illegible]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
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
國多事未遑營立自尒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
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尒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牟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頴三州諸軍事闕二字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嬖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賤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駿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駿孫道標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潘蕩兒悔行無禮于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

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
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
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
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安
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
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
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
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
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
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兄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
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
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
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
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廋支尚書北豫
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榮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宇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曒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
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曒兄
弟雍睦其諸姊妹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高榮寇鎮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卒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平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寶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騷勇善騎射披髮率衆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
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
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
將軍當州刺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
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
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
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
二豫郢頓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
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
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
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
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之逆伏法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誅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
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騎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
刺史謚曰惠
子貴寶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
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寶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寶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
患之普泰中並爲尒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
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寶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内附拜榮陽太守
子賴考太和中復爲榮陽太守卒贈鎮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
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
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彊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
榮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沖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冕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扳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季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粮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尒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頴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逼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惠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萧賾使萧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呼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悔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救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向太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倫路改殯并編家口以歸詔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洌北紛梗人士遁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冀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閤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睿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夫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勳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徧都買反獬孤楷反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潸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

哂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墝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僅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既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蹔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編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浮鼓時鳴況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趁趣北界鄴下兇燼蠭蠆腹心兩
處大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効力以弱敵彊析骸煮磬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剏庶事茫然升儲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
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
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朋行高籍甚太和之日
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殁身成義臨難如
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
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
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
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
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膠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
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
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
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

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
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篆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
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
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
等奏曰臣等聞興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
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
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
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
意而非全史體遷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
雖周達不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
聖朝創啓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
是以雖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
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
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
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
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
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襲世會稽宁玉牒之章岱宗想石
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
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
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
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
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
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洞前聖其如小旱何但

當旌賢佐政敎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敎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虔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鬻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敎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雍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官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

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秖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傳士早卒

和璧子顯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曾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顯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獪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顯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

濟事定顯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顯爲綱紀務存寬靜甚
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
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
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
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
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
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
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
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
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
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
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
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
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賛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父鑒濮陽太守挺幼居
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
人愛士州閭親附焉年四時與鄉
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
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
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
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
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
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
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
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兒乃以
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
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
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朕卿已來倏焉二載
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
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
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奚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
慨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鑿嶺高峻北臨滄海
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
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
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
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
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
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舩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授一牒當爲申請遲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慚古賢不

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繪宋弁於童稚之中皆謂終當達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親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茂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言論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

史啟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
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
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
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鄿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
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
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
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
郡内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鴈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
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
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义之黨
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
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
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陸郡城爲賊攻陷乃害融乃密
啟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
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
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
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内頭元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
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
於元义親客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
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
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
尚書爲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
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

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圍元顥有內侵之計敕孝芬南赴
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
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
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
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
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
督三荊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
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
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
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閱
以嘲謔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幾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
爲御史中尉啟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
後太尉豫章王蕭贊啟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
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
譏之爲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
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
勉遂悵怏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
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
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
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
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詔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illegible]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

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退散遷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沈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贈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歟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

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季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從弟振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

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芙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荆州請爲書佐騎府司馬

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與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王濬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荆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内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郾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彼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

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
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梁太守
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
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與和中除廣
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諡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奉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
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
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
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
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
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諡曰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蕩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
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

王忻然容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啟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覓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判鴈年四十二卒

子鴻鸞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啟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錄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游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開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

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襟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也尋爲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陌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終

[illegible]氏[illegible]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

[illegible]氏[illegible]

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博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城播無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與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封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表建等令爲內應邃已篡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

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
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
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
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
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
邃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爪花等以期埶不會便相告發伏辜
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別營於黎漿梁城日夕
鈔掠稚乃奏侃爲統軍侃叔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錄事參
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寅等軍敗北地功曹毛
洪賓據郡引慮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
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
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檢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
侃鎮建將軍諫議大夫爲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
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
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
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
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
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
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
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
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
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
老妻弱尚保舊村若舉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迭降各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輾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顯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大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泝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

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元受擒之顯
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
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
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
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
旨下尚書八坐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
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僭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余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
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脩城陽王徽侍中
李彧等咸預密謀余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
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
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殺冀全
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純陁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
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愼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
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
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磁碻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兗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羣氐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泰州先吕苟兒涇州屠各陳贍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贍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齊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閒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

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
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
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
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
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
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
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
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
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刑綽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
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
依寺斷聽以贖論壽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
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
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
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
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
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
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
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
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泰州刺史時南泰州反叛路又阻塞仍
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
右僕射馳馹詣并肆齎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練充軍士不行
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廻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寅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
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寅後至留於逍遥園內收集將士

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幽悉已賊扶
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
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
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
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寅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
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寅但其上佐朝
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朦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
不籍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
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
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非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
憂昱還而啟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寅邀害御史中尉卽
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太都督椿辭以
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余朱榮東封葛榮詔椿統衆爲後
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
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
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
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
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
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
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
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
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
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

流涙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絶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遺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慽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餘恒見翁著布衣常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卑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貪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宮十日仰答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答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毋子閒其難宜深愼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愼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

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妙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當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干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爲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寃痛之大昌初贈都督冀定瀛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子昱字元晉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淺則從其淺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

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宋本作住）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椽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愼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仰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遘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乂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乂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鏁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昱遷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寅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逼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藏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貫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弟息等數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其心乎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表弘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

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顯既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余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巖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顗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顗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瀛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脅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

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
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紀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
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
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
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
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
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
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
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
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
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
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
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罪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
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
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
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
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
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
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
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咸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
起爲在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
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

庾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勒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開門不納內津抽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夜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擾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祓守門不聽津手劒擊祓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入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遷近種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洄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

察之津以城内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開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盬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陳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與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榮所拘守榮破始得

遷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荆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東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内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余朱榮死也以津爲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尋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于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余朱兆等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余朱仲遠

已脩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墊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詰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介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運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煑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

數帝聞而善之遷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仆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仆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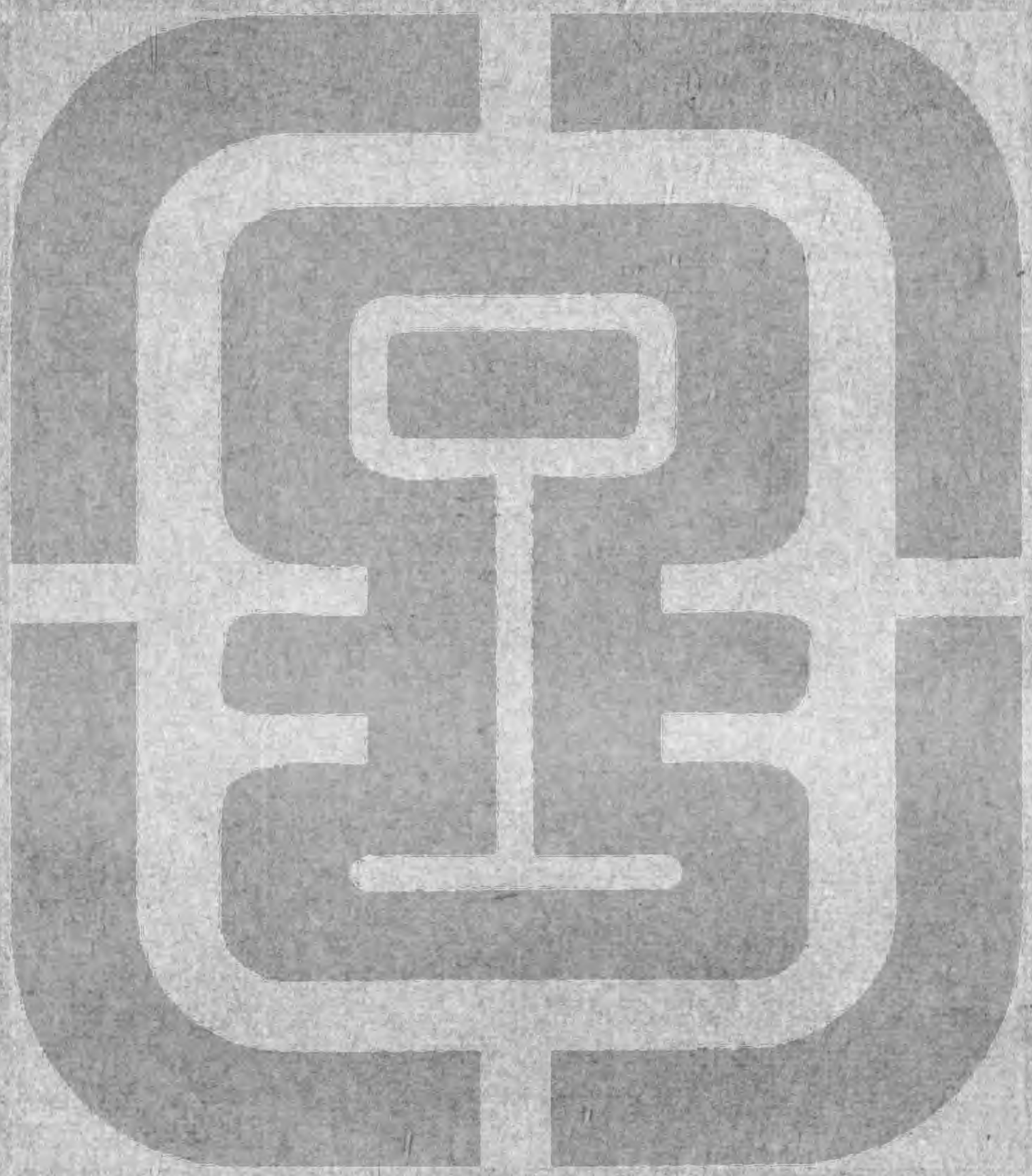
謐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暲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太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幛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假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鬼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賓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

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
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
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
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
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
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
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
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
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
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
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爲撫軍將軍
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
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
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
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
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
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

壽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終